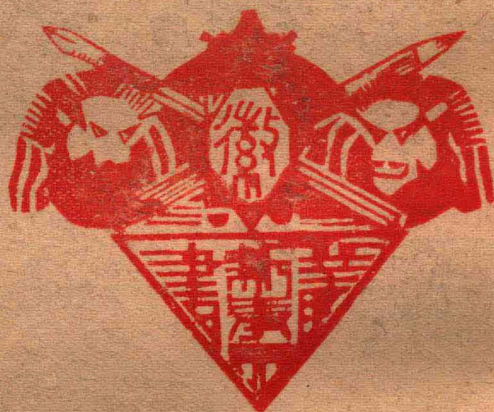


集 後

五女七貞



康德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印刷
康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行

版 翻
權 印
所 有

集後
五女七貞

●定價國幣七角●

著 作 人

王

耀

清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

發 行 人

杜

煥

章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
印 刷 人

劉

永

和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一段九〇號

印 刷 所

東

都

石

印

局

鎮東縣義路街一一〇

發 行 所

廣

聚

順

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九七號

總代售處

洪

順

德

書

店

俠義
小說

後集五女七貞

(第三十四)

第一百六十四回

閱武樓御審鐵羅漢

眼光庵夜失妙貞女

詩曰

人生在世名利不可強求 身居鳳閣與彩樓 命是前

生造就 今世貧困全是那世未修 沿門托鉢今生受

話說夔龍剛剛將四個賊人的口供問出，忽見門帘一啓進來一人，大家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位，正是御欽太王爺，書寫到這裡，似乎是有不合事實，憑太王爺這麼大的身份，還能够聽窗戶根麼，讀者那裏知道，太王爺對於大事，是一絲一毫不肯放鬆的。捉住了幾個刺客之後，太王爺恐怕他們的背景，與王爺我有關，再者說夔龍是新歸降的，原先他也是綠林道的人，和這幾個刺客有否私情，也不得而知，所以便在外邊窺聽，所有夔龍問的話，以及刺客的供詞，全都聽明白了，及至郝少林供出春鳴島不法等情，這才啓簾進來，洪文等一看是太王爺，連忙站起來迎接，太王爺向夔龍說道，你問的很好，這幾個賊人的口供，我也全聽明白了，春鳴島之事關係重大，這個郝少林交刑部寄押，還要詳細審問，這兩個年輕的，我把他們帶了走，還有話問他，太王爺說到這裡，吳保柱忽然哈哈一陣狂笑說道，三位兄弟咱們數十年的心血，總算是白用了，大仇既不能報，性命還何足輕重，兄弟請多活幾天吧，老朽不能奉陪了，說罷，二胖子一轉，看准了桌子角，身形往前一躍，就聽

碎的一聲，早已腦漿迸流，一位忠魂便上了極樂世界之路，尋找恩主鎮南王去了，大家急忙救護，那裡還來得及，老王爺見了，也不禁的歎息，又向洪文龜龍等吩咐道，這個吳保柱雖然所行不正，却是一個赤心保主的義士，所謂其行可誅，其心可原，如今他既然死了，也就不便再奏明聖上，賞給他一口棺材，埋在南西門義地之內，坟前給他立上一個矮碑，上面只寫無名義士之墓即可，直到如今南西門外無名義士之墓，仍然存在，並且還有一件奇怪的事，就是每遇清明，他的墳前必發現紙灰，年年不斷，至於是何人給他燒的紙，却無人知道，這些閑言不表，且說太王爺吩咐完了之後，便帶着洪氏弟兄回歸內書房，太王爺落坐，旁邊有少王爺和幾個從人侍立，太王爺看了看洪氏弟兄，尚有些不平之色，遂冷笑了一聲，向二人說道，自從你們被擒的時候，我就看着你們兩個人有些面熟，及至聽了吳保柱，口供，才想了起來，想當年王府裡有什麼喜慶之事，你們二人那一次不來，我怎麼會能不認識你們呢，這次你們居然作出這種事來，真是教我莫明其妙，想洪老先生在世之時，和所有的風子龍孫以及先皇，感情都是非常好的，朝廷對他向來沒有疑心錯待再往遠裡說，你或者沒趕上，或者忘記了，在洪老先生死後，聖上特下旨意，叫滿朝文武前去吊祭，本爵也派少王爺到洪府吊問，如果朝廷和洪先生懷着猜忌之心，還能這樣恩典嗎，那吳清是叛王吳三桂的餘黨，你就聽他的一面之詞，作出這種無法無天之事，倘若奏明聖上，不但你二人和你的全家要身受極刑，連洪老先生也得揚灰戮尸，你只顧這樣胡來，

這件事關係的輕重，你們又那裡能奔知道，王爺說到這好，看洪氏弟兄，眼含着淚搭拉了腦袋，不平的氣色一變而為驚懼羞慚之色了，太王爺遂又接着說道，你們口口聲聲要復明等等，那裏知道明室雖然是亡於清，但是兩朝的感情，却並不壞，先帝雖吊死煤山，那也不是清朝逼的他，是李自成等所爲，這個難道你們也沒聽見說過嗎，朝廷不但沒逼死先帝，並且還是他報仇人呢，別說你們不過是明朝的一個臣子，那明朝的後人子子孫孫，比你們不又近的多了嗎，如今都被朝廷封爲望恩侯，那一個不感恩報德，毫無猜忌，明室的陵墓至今不但沒有毀壞，並且還要按時祭祀，朝廷對亡明的感情如何就可想而知了，再說你們冒這麼大的險，擔着這麼大的罪，來對本爵行刺，縱然能把本爵刺死，對朝廷又能如何，朝廷之中，比我再高萬倍的人才，還多的多着呢，現在我仍念在洪老先生的生前感情，憐惜你們是年幼無知，想搭救你們，你們可得要痛改前非，認清事實，不再受他人的蠱惑，你們覺得怎麼樣，洪氏弟兄聽道這裏，不由痛哭起來說道，王爺說的這些個事，我們一點也不知道，所以才受人家的蠱惑，冒犯了王爺，被擒之後，自分必死，不料王爺竟肯不殺，並且諄々教訓，真使我弟兄慚感萬分，現在我弟兄對以前的事，完全明白了，不用王爺吩咐，自然是要痛改前非的，並且既蒙王爺這恩典，必要設法圖報萬一，王爺聽了，遂吩咐少王爺，將他二人將綁繩解開，然後說道，你兩人果然口能應心，我必然還要保舉你們，憑你們這身武功，還可以光宗耀祖，今天晚上我可不能把你兩人留在府裏，因爲你

們家裡定有準備，如事情發生，要遠奔他鄉，你兩人今天晚上要不去，家裡一定要發生變故，洪氏弟兄聽了，不禁暗暗點頭贊成，太王爺料事之明，不愧稱爲今世諸葛，想罷，又聽太王爺說道，來呀，到賬房拿一百兩銀子，不多時差人把銀子拿了來，太王爺吩咐少王爺，交給洪氏弟兄說道，這一些銀兩，可不是我賞給二位，叫二位心裏喜歡的，這乃是解仇錢，以此物爲媒介，此後各將前仇忘却，不許再稍存芥蒂，難道你弟兄還在乎這一兩銀子嗎，不過有此一說而已，你們就收了吧，洪氏弟兄將銀子收了，謝了謝太王爺，又聽太王爺說道，從今以後，你們弟兄只要肯改過前非，便是祖上有德，你們有福，現在朝野清平，聖上有道，萬民樂業的時候，這時胡鬧豈不是自找苦喫，你們自己回去，可以再三想想，現在天也不早了，你們弟兄也該回去了，不過你們回去，突然這麼一說，恐怕家人不明真像，發生別的意外，現在我打發少王爺親自將你們兩人送回府去，好教你們闔家放心，回頭又向少王爺說道，你到了洪宅，將事情經過，詳細說明，千萬不要教他們存一點疑心，我明天還要保舉他二人做官呢，少王爺聽了，連忙答應，洪氏弟兄明知太王爺教少王爺相送，明是爲自己安全，暗地便是要調查調查，自己家裏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舉動，所以不便攔阻，只向太王爺連連稱謝，並對少王爺客氣了幾句，遂同少王爺退出書房，離了王府直奔自己宅第而去，到了洪宅，家人自爲一番驚詫感激，不必細表，且說太王爺見洪氏弟兄走後，自己越想越後怕，只說朝廷皇恩浩蕩，天下早已太平，又誰知尙在暗地

裏潛伏着這些叛逆，如果沒今晚的事發現，等到事情鬧起來，朝廷一點準備沒有，那還了得，這還總算是朝廷洪福齊天，才神差鬼使的，教這幾個賊子到王府行刺，事情既已顯露，便不得不妥爲預備，想罷，遂派人把師爺和遮天大請了來，按遮天大是朝廷的官職，是皇上委派監視王爺們的，他也是在王府裡當差，聽王爺的指揮，但是有直接給皇上奏本的權，如果王爺有了違法，或者其他軌外的行動，他都能够上本參奏，這些閑文不表，且說當夜太王爺把師爺和遮天大請了來，先把今夜王府鬧事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師爺和遮天大給王爺道了驚，然後便和王爺商議善後的辦法，王爺說道，據賊子們的供詞，現在事情已非常緊急，我打算先寫五封緊急公事，教那五處先早作預備，然後再奏明聖上，實行處理，這五封公事還得請師爺趕緊寫好，立刻派人急速送去，師爺連忙站起答道，並請示是那五處的公事，內容應該怎樣寫法，王爺說道，第一封最要緊的是淮安府，據那郝少林的供詞，和他同時由春鳴島起身的，還有一撥賊人是到淮安府刦牢反獄的，這封信是通知淮安府，如果刦牢反獄之事尚未發生，須要嚴密戒備，如果刦牢反獄之事已竟發生，趕忙將詳情報告，並就近監有春鳴島的行動，也要隨時報告，第二封便是給刑部的，說明郝少林是意圖反叛的重犯，隨公事送到刑部，教刑部嚴加訊問，第三封是給兵部的，說明現有叛逆事發生，教兵部趕緊徵集訓練兵馬，以便隨時調用，第四封是給戶部的，教他將糧米餉銀充足預備，有軍旅剿逆，不得有誤的，第五封給盛京府尹，教他暗地裡監視大王爺的行動。

如果有異動，務須隨時報告，這五封公事發出去，縱然一旦事發，也不致於來個措手不及了，師爺和遮天大連忙說道，這是王爺的深謀遠慮，不枉是朝廷的股肱，王爺又對遮天大說道，關於洪氏弟兄之事，我已竟恩典了他們，一來是念在他們年幼無知，二來也是看洪老先生，對朝廷的功勞很大，不忍使他絕後，這件事可千萬不要報告聖上，遮天大忙應道，這是王爺的慈悲，卑職那敢破壞，話說到這裏，王爺看了看，天已不早了，打發二人按照所吩咐的趕緊去辦理，自己也打算稍微休息休息，那知師爺和遮天大剛退出去，便有人進來報告說，天已至寅時，王爺聽了一怔，趕緊吩咐教外面預備轎，今天必須早早上朝，因為聖上要在閱武樓御審寶二墩，當時真是一呼百諾，立刻預備齊畢，太王爺穿戴整齊，登橋上朝，暫且按下不表，且說刑部裏，自從接了御審寶二墩的旨意，那敢怠慢，立刻把應用之物，以及一切手續預備好了，按寶二墩自解刑部之後，經刑部嚴訊數次，然後寄押在直隸司內，原來刑部裡寄押犯人的地方，按犯人的籍貫，分爲若干司，如直隸司，湖北司，安徽司，雲南司等，這便是因爲幅圓遼闊，各地言語多有不通，如此分開的了，犯人和官方自然就感覺方便了，寶二墩原是直隸河間人，所以便寄押在直隸司內，這些閑文不必細細的表，且說直隸司的司官，在御審的頭一天，照例要預審一次，也可以說是操演御審，爲是防備刁猾的賊人，在御審前胡說八道，推翻原供，及不明白御審的規矩，臨時鬧出了是非，當日直隸司內設好了公案，正座上安設上康熙聖主的牌位，直隸司官坐在一

旁，應役人等在兩旁侍立，司官吩咐一聲帶寶二墩，下面應役人等一齊答應了一聲，不多時便聽希哩嘩啦一陣鐵練響處，寶二墩已來到公堂，應役人等又喊了一聲，跪下，寶二墩果然俯伏在地，司官向位上一指說道，寶二墩，現有聖主的座位在上，還不參拜，寶二墩微一抬頭，看見康熙的牌位，趕緊向上磕頭，三呼萬歲，然後仍低頭聽審，司官先問了問寶二墩姓名籍貫，見無訛誤之處，這才問道，寶二墩，你在口北，爲何起意刦掠御馬，要你從實招來，寶二墩見問，忙回道，犯人實與黃天霸有仇，當年他父黃三太在商家林鏢打寶二墩之事誰人不曉，我爲報一鏢之仇，遠走口北棄棍學鉤，費盡了千辛萬苦，結果我的仇還是沒報了，現在黃三太的兒子身爲副將，高官得做駿馬得騎，我如何能心平氣和，這一次所以敢大胆刦掠御馬，一來是爲嫁禍於黃天霸，二來是想將黃天霸誘到口北，好就近報仇，司官又問道，你爲何忽然又改了僧裝呢，寶二墩回道，因爲我的山寨被抄，我本人被獲遭捉，就知性命難保，回想起當年轟轟烈烈的事蹟，如過眼雲烟，已感覺出人生的無味，不料行在中途，又遇了救，也是我灰心世事，便決意出家願當和尚，司官聽寶二墩所說的，和原供底分毫不差，這才知顏悅色的向寶二墩道，明天聖上在閱武樓御審，你要照原供實話實說，並且到了那裏要規規矩矩，聖上是有道的明君，見你情有可原，愛你是條英雄，或者就許饒你不死，司官鐵真這本是一套圈哄之詞，他知道寶二墩乃是有名的綠林豪強，如果他一時氣惱，那還把國法看在眼裏，御審之時不守着規矩，那還了得嗎，所以

便以這或得不死的話來哄弄他，他可不知道假寶二墩避塵僧那是何等歷練，聽了鐵真這套言詞，微然一樂說，大人，不必說了，犯人自知罪在不赦，根本也就沒有想活着，大人這一片話，犯人也很是明白，是怕犯人在御審之時，咆哮公堂，冒犯聖顏，這可就請你老放心，犯人對以往行爲懺悔不及，身受國法心之所甘，絕不敢再有軌外的行動，鐵真聽了自是歡喜，連連的說道，好好好，這個是大英雄的本色，說罷，吩咐一聲，將寶二墩帶下去，今天賞給他一頓飯吃，預備明日御審，差役答應一聲，將寶二墩帶下去，退了堂了，一夜無有書，到了第二天啦，還沒到寅時，刑部便忙起來，二位尙書，四位侍郎，以及直隸司司官鐵真，全都穿戴齊，把寶二墩打入木籠囚車，帶着護衛人等，直奔到閱武樓而去，按寶二墩自解刑部之後，雖經過幾次的審訊，並沒有問出一點破綻，直至今解至閱武樓預備御審，除黃天霸等之外，所有滿朝文武，都拿着避塵和尚當真寶二墩呢，閑言不表，且說當時刑部人等，押解寶二墩來到閱武樓，只見這裡可熱鬧了，所有武官衛兵，一個個全身的披掛，刀槍鮮明，真是威風凜凜，好不怕人，當時囚車打住，閱武樓住守的武官，過來和刑部尙書見過了禮，然後將衛兵分配好了，在囚車附近嚴加監守，靜等聖上散朝來審，等了工夫不大，便有前站前來報告，聖上的轎駕已竟快到了，大家聽了，連忙站起屏營靜候，一霎時聖駕便到樓前，一對對的衛兵全都是怒目橫眉，弓上弦刀出鞘，相繼過去，跟着便是全副執事，再往後便是聖駕了，聖駕之後，跟着滿朝文武，轎馬人

等，一直排出多遠，別看是這麼些人馬，除了衣襟相擦，和足下踏地之聲以外，再無一點聲息，真正是肅穆莊嚴，鴉雀無聲，刑部尙書帶着侍郎司官，以及這裏的護衛兵將，全都俯伏迎接，鸞駕直至閱武樓下，方才打住，早有御侍宦官上前，打起轎帘，把聖上摎扶出來，上了閱武樓，在正中設好的龍案落座，除少數朝廷大員，及幾名貼身閹宦隨上樓去，其餘的文武百官，全在樓下，文東武西兩旁侍立，聖上落座，略沉了一沉，便吩咐一聲，帶寶二墩，由閹宦傳下去，這時刑部早把寶二墩交給了天霸等，這叫原犯交原差，此時一聽聖上傳喚，便由木籠囚車內，將假寶二墩避塵僧扶出來，上下手都換上加重的傢伙，穿上罪衣罪裙，脖頸帶鎖練，黃天霸見把一切都拾掇好了，這才向前拉住鎖練，親帶寶二墩到閱武樓下聽審，假寶二墩避塵僧見了天霸，低聲說了一句，黃大人咱們心照了，天霸只微點頭，並沒敢答言，帶着他到閱武樓前，天霸先讓寶二墩俯伏跪倒，然後自己向前打了個千，報告寶二墩帶到，聖上聞報，吩咐一聲，往前跪，天霸又回身拉住寶二墩的鎖練，往前匍匐幾步，聖上閃開龍目，往下一看，因為閱武樓並不甚高，聖上的座位和寶二墩相離不過一丈左右，所以看的明明白白，只見他生得虎背熊腰，非常魁偉，原是個和尚身上穿着罪衣罪裙，格外難看，又吩咐一聲，寶二墩，抬起頭來，寶二墩慢慢的正了面，聖上見他雖然氣色非常的狼狽，毫無一點凶惡之像，英雄之中，却透着忠厚，看罷，將龍案一拍，向下問道，胆大的寶二墩，在這萬民樂業清平世界，你不好好從事正途，作安善良民

，竟敢到口北佔山稱王，爲害地方，並且又天胆刦奪御馬，現在既被獲遭擒，還不把以往的犯罪實情，從實招來等待何時，這時避塵僧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聽聖上一問，赶忙向上一跪，兩手合十，口念阿彌陀佛，然後說道，小僧係河間府人氏，家住陳家屯，原姓陳名陳門虎，後來因爲過給了姓賈的，才叫賈二墩，只因在商家林，黃三太鏢打我賈二墩，是我一氣，遠走關東，棄棍學鉤，必要報一鏢之仇，不料黃三太竟一命嗚呼，致使我賈二墩抱恨終身，後來因見他的兒子黃天霸，官升副將，成名顯赫，我這才將報仇之心，移在他的身上，以出我胸中積忿，就在口北連環套創立基業，靜待機會，後來探得聖上的御馬八駿，由關東押解進京，給了我賈二墩報仇的機會，我這才派人，冒充黃天霸下山刦馬，並故意拋下二品花翎，滿想借刀殺人，以絕黃氏之後，不料聖上明鑑，未墮入我賈二墩的術中，黃天霸可稱得是蓋世的英雄，率領羣雄赶到口北，三打連環套，將我賈二墩鐵桶似的基業，完全化爲烏有，避塵僧說話時，真是滔滔不斷，好似說快書的一般，一句緊一句，一點教旁人插嘴的餘地也沒有，把聖上聽了呆呆發怔，只不住的微微點頭，又聽他接着說道，我因一時疎神，致被獲遭擒，解京途中又被救出，因爲一氣才當了和尚，不料天網恢恢疎而不漏，雖然投身佛門，上天仍然不容，才有二次被獲，想我賈二墩佔山稱王，刦掠御馬，拒捕毆差，罪大惡極，現在既已鎖拿進京，當然要身受國法，但是聖上皇恩浩蕩，慈悲待人，貧僧只求死後勿再戮尸，便是萬幸了，說到這裡，皇上方要答話，忽見他好

像一瞥氣，而色發紫，舌頭往外一伸，咯哧一聲，竟自咬下半截來，身軀往後一仰，躺在地，竟自氣絕身亡，康熙聖主以及文武百官，莫不驚奇，原來他們和尚，只要武功到了身分，或是修煉的够了程度，都有一種氣功，這種氣功叫作絕氣，在圓寂的時候，把丹田氣往上一叫，把舌尖咬斷，氣便算破了，當時非死不可，今天避塵僧便是用的這口氣，大家見了，莫不悲歎，尤其是天霸等知道避塵僧是得道的高僧，只爲手足情重，情願一死，替兄弟領罪，心裡雖是難過，但是又不敢顯露形色，康熙老佛爺，本是慈悲爲懷的聖主，見寶二墩死的慘，遂向刑部尙書說道，按寶二墩所作所爲，雖然死了仍須戮尸，但是在死前既知悔罪，並且犯罪的原因，只爲了和黃天霸的私仇，並不是按心與國作對，情有可原，戮尸之刑可以免去，按和尚的禮節將他埋了就是了，只是以後不可以此爲例，須特別出一張告示，曉諭百姓，以後有敢擅動皇室一草一木者凌遲處死，刑部尙書連連答應，這時避塵僧的死屍早已收拾到一邊，聖上見黃天霸在閱武樓下侍立，穿戴二品武職官服，真稱得起是少年英俊，不由得心裡愛惜，又因這一次破連環套，拿寶二墩勞苦功高，遂向下說道，黃天霸等這一次有功朝廷，各賞假十天，現有天津鎮一缺，以黃天霸補任，回去要急快擇日赴任，黃天霸聽了，趕緊上前跪倒謝恩，聖上擺手仍讓平身一旁侍立，又向施大人說道，這一次出力人員，除不願爲官者外，所有在你標下當差的各陞一級，如有實任遇缺即補，施大人也連忙謝恩，諸事完畢，聖上吩咐一聲，打轎回宮，下面答應一聲，鸞駕備

齊，聖上站起身來，幾名御侍趕緊摻扶，太王爺等在後圍隨着，下了闕武樓，文武百官在兩旁伺立送駕，當中躲出一條道來，鸞駕在正中擺着，早有內侍打起了轎帘，聖上慢慢的上了轎坐穩了，脚尖一點轎底，轎夫低低的前後一打招呼，轎子抬起，內侍在兩旁扶持，全副執事在前引路，所有侍衛兵將，各騎了馬，在前後護衛，鸞駕起行百官屏立左右，由太王爺領導山呼，恭送聖上走後，百官也陸續各自回衙，刑部裏將避塵僧的屍身，派人收拾起來，依旨掩埋，一切閑文不必細表，且說聖駕回宮之後，先到更衣殿，更換了衣服，然後纔回了內宮，宮官奏道，眼光庵靜修之妙貞，已被女俠盜走，留下東帖，聖上看了東帖，係一女俠盜歸五鳳山去了，可惜這樣的清白女子，竟落這樣結果，真是令人可歎，這時候天已不早了，便迷迷糊糊的睡了，次日清晨起來上朝，一切經過的事，經百官奏完了之後，却見刑部尚書閃出來向上奏道，昨晚在御欽太王府，拿住賊人郝少林解到刑部，經刑部嚴訊結果，招出了春鳴島招軍買馬聚草屯糧，蓄意不善的口供，這郝少林曾在前內務府堂郎中陶富手下當差，現在陶富也在春鳴島，這次他便是受陶富之命，來京行刺御欽太王爺，致被捉遭獲，萬歲爺聽了，不禁雙眉一皺說道，我說陶富怎麼竟自逃走，原來他是另有希圖，我自量待他不薄，他竟敢如此胡爲，真正豈有此理，這幾天京城裏很亂各處要多加小心，嚴爲戒備，不得稍事疎忽，春鳴島之事我自有辦法，說罷，遂下了一道旨意，派內侍到施侯府教施文急速進宮，萬歲在更衣殿等候，書中暗表，施大人因正在賞假休息

期間，所以沒隨班上朝，當時康熙派內侍去後，見已經沒有奏事的了，遂退班下朝，來到更衣殿靜候施大人，俗語說聖上不等人，不過是不在緊急用人時不等人，真要是用人之時，他便也和普通人的性子一樣的柔和，就拿這一次說，雖然內侍領命之後，出了宮門馬上加鞭，施大人接旨之後，也一時不敢就誤，當中至少已經是兩個鐘頭的工夫了，康熙在更衣殿裏也只得就這樣等着，這些閑文不表，且說康熙在更衣殿龍榻上閉目養神，盤膝打坐，工夫並不覺大，這時施大人已竟到了更衣殿門外候旨，內侍進去報告道，施文已竟進宮，在更衣殿外候旨，康熙聽了，微睜二目說道，趕緊讓他進來，內侍退出來宣旨，施大人這才躬身進了更衣殿，到了龍床前先請安，然後又要行大禮，康熙擺手道，不要行禮了，這不是在金鑾殿上，可以不必拘泥，我有很要緊的話，和你商量，你先坐下，咱們再詳細研究，施文連忙坐在旁邊的一把椅子上，欠身恭聽，康熙這才說道，按說你正在假期之中，應該教你安心休息才對，不過最近發生的這兩件事情太重要了，我前思後想，除非你沒有人可以辦的了，所以退朝之時，聽了這個報告之後，便立刻派人把你叫來，想你我君臣，相處多年，彼此毫無猜疑之處，我拿你向來即當左右手那樣看待，現在既出了這種事情，你當然能替我解憂，施文連忙欠身說道，施文不過碌碌庸才，蒙萬歲雨露之恩，才有今日，如有用臣之處，當竭盡犬馬之力，以報知遇之恩於萬一，康熙聽了，龍心甚喜，遂把今日早朝刑部尚書所奏，太王府怎樣闖刺客拿獲郝少林，經過了刑部衙門的嚴審厲問，供出

了春鳴島內，有朱震造逆，有意不法，勢力很是浩大，就連陶富陶貴，亦全投奔在那裏的話，說了一遍，施大人聽了，不禁吓了一跳，連忙起身謝罪說道，臣等保護不周，致使太王爺受驚，康熙擺手說道，這事不干卿事，施大人才重新入座，然後奏道，萬歲所提春鳴島之事，臣已早有耳聞，於是便把德子航這次由雙龍島脫險，到了淮安驛，遇見施老爺拿出京代天巡狩，也到了淮安驛，德子航因看着可疑，派人多方調查，果然是假的，後來捉住了假侯爺的兩個家人，名叫陶金占陶銀占，嚴審之後才知道假侯爺是前內府堂郎中陶富，畏罪出京，投奔了春鳴島，去和那個朱震合夥了，當時沒等德子航派人捉拿，陶富便開船逃走了，現在陶金占陶銀占尚在淮安寄押，臣因為關於春鳴島的事，尚未調查十分底細沒敢妄奏，現在也正打算派人去調查呢，既有太王府開刺客的事，當然假不了啦，可急速設法剿除，免得養疽遺患，康熙聽了連連點頭，一退手從袖中拿出了一張紙條，未曾說話先嘆了一口氣道，想孤家自登極以來，真是費盡心血絞盡腦汗，滿想把國家整理一番，使先皇事業益發隆盛，待人接物向沒存過一點私心，也或者是孤的德薄才淺，不但不能使國家昇平，萬民樂業，竟發生前朝未有的奇聞，你我君臣不比別人，這件事我才跟你說，因為有關大體，所有其他朝臣不曉得，說着把紙條遞與施公，又說道，你看這是不是一件大事呢，施大人見康熙說着好像非常難過，便知道一定是發生了意外重大的事，早已吓得心頭小鹿突突亂跳，這時見康熙遞給紙條，知道這玄虛是在這紙條上了，便趕緊接了過來

，及至打開一看，却是一首詩，逐句一看，當時便明白了，不覺失聲說了一句，竟有這等事，康熙又嘆了一聲，便把昨夜鬧事的情形，說了一遍，又說春鳴島的人，既如此胆大，可見他的勢力不小，必須趕緊設法剷除，還有一件事，想卿或者已有耳聞，便是盛京大老爺，勾結當地奸妄匪黨，有意不法；雖然尙沒有得着真憑實據，可是他已竟有了相當確實的消息，我打算派一個威望大才幹高的大臣，到那裏一面調查，一面監視，必要臨時的相機查辦，這件事較比春鳴島的事還要難辦，因為他是大老爺的身份，有好些個顧忌之處，我想也非卿去一趟不可，說着一回手從身上撤出上方寶劍說道，國家治亂興衰，在卿此行孤家賜你上方寶劍，隨身佩帶，如朕親臨，無論到那裡可便宜行事，如有不服調遣的，先斬後奏，卿可仍復漕運總督原職，明春是回淮安復任，暗含着查辦春鳴島事件尋找妙貞妃剷除叛逆，春鳴島事完之後，再轉道奔盛京，事在緊急，可即刻銷假起身，施大人聽了，連忙起身說了一聲，領旨，雙手接過了上方寶劍，退出了更衣殿，將上方寶劍背在身後，急急出宮回府，在後面行說是官復總漕原職，要回淮安上任，正好這時直隸總督因天津鎮非常重要，催黃天霸急速上任，施大人和黃天霸動身之前，自然有一番餞行賀喜等，一切照例應酬，天霸把文憑領下之後，向施大人以及衆英雄告辭，自去上任不提，且說施大人把一切俗事略事攔擋，手續辦清之後，因這次的事，關係重大，向老侯爺請示，應當如何辦理，老侯爺說道，你這一次回任和平常不同，暗中查辦的案件關係太大，聖上又有這樣